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獻集卷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王利用

清獻集卷六

宋 趙抃 撰

奏議

奏疏論邪正君子小人至和元年九月二日

臣聞欲治之主得人其昌左右前後皆盡賢正也謀謨讜言皆盡延納也忠厚鯁亮之士日益招來便佞詭姦之徒日益摧縮號令風化日益流布朝廷中外日益尊

安若然富壽之域坐躋太平之象立見噫左右前後者不得賢正之人而為之輔翼雖堯之癯瘠舜之孜孜夏禹之克勤文王之不暇食未如之何也已漢劉向謂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閒者亂之基誠哉是言也在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卦為泰其繇云上下交而其志通也正臣非君子歟反是則於卦為否矣否之繇則曰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内小人而外君子邪臣非小人歟此言為天下者宜進君子而退小人也明矣谷永所謂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者其有旨哉夫南面而聽天下也公卿百執事雜然滿前孰為正孰為邪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在聖人明視而聰聽之精擇而慎揀之真偽明白人焉廋哉大抵輔相樞機之任得正人也得君子也然後同德而同心也則其下所謂邪者小人者靡然相與俛首帖耳以去而徘徊所留亡幾矣鑒觀古昔信史備存有虞大聖人也任十六相世濟德美檮杌饕餮流竄四裔民至于今稱之無窮周成哲王也善有旦奭則

信之不貳惡有管蔡則誅之勿疑故年七百而世三十也始皇惑高斯之佞不能奪忽叔孫之才不能與秦嬴之敗曾不旋踵元帝知恭顯之姦不能擯愛蕭望之之賢不能用炎漢之運從而衰下唐太宗納房杜王魏之切議誅侯君集張亮之兇僻遂成貞觀之治天皇聽敬宗之附會戮無忌之忠良終有易姓之禍其後元振朝恩之擅權元載盧杞之竊位代德之世其危殆相繼不絶如綫玆誠用人之得失莫不繫國之安危間分兩塗

不可不辨恭惟陛下以上聖之資御神器之重開納忠讜繼承祖宗數路以取人一德以求治然而邇來日星謫見聖衷焦勞蝗潦為灾民力彫弊帑庾空窘戎狄窺覦官冗兵驕風俗奔競今將治其弊安其危豈一人獨運於巖廊之上而能致之哉當此時也謂宜博選忠直方正能當大任世所謂賢人端士者速得而亟用之位于丞疑輔弼之列朝夕獻替得嘉謀嘉猷發為號令使天下耳目聞見太平之政在今日爾臣不勝大願願陛

下宸斷不疑舉正以却邪陟君子而黜小人有為於可為之時無因循後時之悔則天下幸甚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此其時也臣遠賤之迹愚無所能惟思死節一誠上報陛下採擢覆幬之德萬分一二臣無任許國竭忠激切待罪之至

奏狀辯楊察罷三司使九月

臣竊見近日除楊察罷權三司使轉户部侍郎提舉集禧觀公事臣風聞因百姓張壽於三司指論皇城司親

事官取受内香藥庫公人錢物公事三司勾追被論人不得緣此事由遂罷察三司使中外傳聞無不喧駭伏緣三司領天下大計實朝廷委任重臣之地豈宜輕議去就以為察若有罪被黜不當更轉官資察若本無罪犯不當忽即罷去置之散地洶洶人情不能無惑今若止以皇城司爭論公事遂爾黜廢恐非朝廷進退近臣之體伏望陛下特賜宸斷辨察有無罪犯明示中外若果無罪即乞追還新命且令仍舊職局如此則上全國

體下息人言臣備位憲司不敢緘默

奏狀論置水遞鋪不便

臣竊聞近差馬仲甫計會淮南發運使相度創置沿河水遞鋪兵士牽傳綱運舟船等事臣昨通判泗州備諳沿汴至京轉輸軍糧斛㪷體例久來頗甚允當國朝仰給東南六路歲計發運司每年管定上供粮米六百五十萬碩未嘗闕絶蓋能謹守祖宗條貫法度只委本司差撥兵稍支破水脚工錢口食不至失所今若輕議創

新改法沿汴起蓋營房招集兵士數萬泗宿亳宋間累年灾傷大成騷動一則尚恐招集兵級猝難滿數二則慮兵役朝夕往返牽挽舟船既無休息疲苦勞頓之後不惟多致逃亡生事亦便壅遏住滯綱運自春夏水通未敷本司元額斛㪷間即已霜降水落又須隔歲不前萬一遂使軍儲乏絕臨時噬臍如何更作處置壞大計者無甚此舉欲乞朝廷速降指揮下淮南發運司且依舊例施行免向去敗事下發運司

奏劄乞放泗州酒坊錢 九月

臣昨通判泗州日伏見本州臨淮招信盱眙三縣有百姓衙前元係慶歷二年敕根究到買撲村酒坊場淨利錢共二萬四千餘貫續准慶歷五年十一月敕節文今日以前先降指揮令百姓及衙前人送納交賣酒坊錢條貫更不施行其所根究到酒場淨利錢數更不催納至皇祐四年內知州陳式不曉敕意却行點檢勘決干繫人仍下三縣督責監催元欠人送納交坊錢數入官

前後催理錢五千餘貫外尚有一萬九千餘貫無可送納臣為見已該慶歷五年十一月條貫更不施行灼然明白不當更須追催本州未敢一面除放又牒鄰近滁濠宿等州勘會得似此人户所欠淨利酒錢例各依敕除放去訖獨有泗州只因陳式不顧條貫惟務聚斂刻削細民反行監催為已勞績本州曾於去年六月内具此因依申奏蒙送三司有司之吝未即放免至今本州却且追勾理納竊緣淮南比年灾傷不易百姓等為此

無名欠負破蕩財産填納不足至有死亡逃竄者州縣枷錮欠人骨肉追及親鄰窘貧無聊嗟怨滋甚臣謂朝廷涣汗之號已行欲乞特降指揮下泗州所有人户見欠上項酒坊錢一依慶歷五年内赦條並與放免所貴疲民漸蘇感召和氣下三司

奏狀論北使到闕

臣竊聞客院劄子下張揆須管契丹人使今月二十五日禁樂前到以臣所見温成皇后葬事如典禮制度該

得禁樂雖人使來固無所避如未得合宜亦當速務更張若北使途中因故遷延須令張掞催督赴期到闕或萬一不即依禀别形語言於國大體虧損不細欲乞速降指揮再付張掞從容接伴一如常儀亦朝廷所以示閑暇持重難測之一端也

奏狀乞緝提匿名文字人九月十日

臣竊聞近日有以匿名文字印百餘本在京諸處潛然張貼謗讟大臣間達聖聽此當有姦邪險陂忌刻無賴

之輩惑亂用間揺動朝廷亟欲中傷陛下近輔者之為也脫使憸狡之計萬一得行則臣恐陛下當所信用宰執公卿而今而後人人徇默憂畏不測無所措手足矣以臣料其傳寫雕印謗書百餘本遍布輦下似非一二人能獨為之雖已下開封府出榜厚賞緝捉至今已是多日未獲臣欲乞更賜指揮於南河北市要鬧處椿垛一色見錢幷預出空頭宣勅示人果決必信所貴速得敗露才候有人告首得實便仰即時給付充賞仍令有

司子細鞠訊根窮惡黨臨時取旨法外重行處斷如此施行則足以安輔臣惶惑之心沮小人陰賊之計中外幸甚

奏狀乞改差以次臣僚監護温成皇后葬事

臣伏以國家禮制隆殺從宜本緣人情匪自天降規模法式中外觀瞻得之則取重朝廷失之則貽誚天下臣伏覩温成皇后禮葬初命參知政事劉沆為監護之職當時物論或未為非今沆爰立作相謂宜立須改差奈

何重惜更張膠固不變風憲論列陛下所宜留神相臣懇辭陛下所宜開可上守祖宗之軌範下從臣子之讜言念公相燮理之非輕俾后妃終始之如禮伏況自啓殯祭窆制度繩墨一切辦集定無闕事其監護職除宰相外欲乞速賜改差以次臣僚充使虧本朝之典禮取後代之譏議臣寫誠瀝血所難盡言伏惟陛下思之慎之特賜采納則天下幸甚

奏狀乞不許虜使傳令上聖容

臣風聞契丹泛使堅求傳寫聖容歸示本國又云候同去正旦使來亦齎彼主所傳神進獻朝廷雖未俞允臣下豈能遑寧晝省夕思大為不可伏自南北和好僅五十年然賜與萬數固多而華夏禮法猶在豈容渝動信誓妄行干求深惟廟堂自有謀算如向時嘗借樂譜前日將進壽觴陛下皆能照其譎詐沮彼狂率今之所請益又可駭況非彼書語及只是賤使口陳伏望陛下容令館伴楊察以直詞拒之命中書密院以常禮遣去庶

幾戎人之議無輕中國之心則聖神何憂臣子不辱中外幸甚

奏疏論契丹遣使無名十月一日

臣伏見河北通和歲歷寖久使人往復禮有常數近者彼庭遣蕭德輩不時而來奏記旅實外又即別無事端雖中外人心稍安然戎狄情偽難測或觀望釁隙或窺覘盛衰桀黠貪惏自古無信昔漢文帝與匈奴和親厥後繼入邊境故賈誼有太息慟哭之説唐德宗許吐蕃

盟會至時竊發平凉故渾瑊有狼狽奔遁之事初皆甘言厚意終乃背約渝盟今契丹使來無名其勢未已僥求不一詭詐百端稱息兵以怠我師幸重賂以困邦賦其意不淺其可忽諸傳曰居安慮危又云有備無患不可謂邊隅未擾即示晏安之懷不可恃風塵未驚遂為尚且之計伏望陛下留神鑒古宻諭輔弼近臣講求捍禦之策今沿邊急務者莫先乎擇將帥練士卒備軍實擇將帥則才能者留疲懦者去練士卒則精勇者進驕

惰者退備軍實則邊氣壯人心安三者有禦萬一猝然
寇警我何懼哉頃歲西師未興之日士大夫有横議及
此者人皆竊笑鄙易之指為狂狷不祥之言烏肯動心
預為之防一旦延安驚擾臨時措置失次中外不勝其
弊臣今之言未必非當時狂狷不祥之言也至愚憂國
無所諱避伏惟陛下如天聽卑取千慮一得之説奮乾
剛之德發先見之明審思而力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
也

奏狀乞勘斷道士王守和授籙惑衆十月四日

臣竊聞有信州龍虎山道士王守和見在壽星觀内寄居昨秋中會糺集京師官員百姓婦女等一二百人以授符籙神兵為名夜聚曉散兼近日此法寖盛傳布中外沸騰街坊又欲取今月十五日夜於本觀登壇聚衆作法希求金帛惑亂風俗豈宜輦轂之下容庇妖妄之人深屬不便臣欲乞特降指揮下開封府捉搦勘斷押回本鄉免致動民生事下開封府押歸本州

奏狀論禮院定奪申明用空頭印紙

臣竊見自來朝廷凡所干涉禮典事並送太常禮院定奪申明務令得體適中示不欲專也其本院知判官不下八九員近日有司承授行遣多只用空頭印紙寫成文字本院官或有議論未同或則未遍呈覆即不更候簽圓只胥吏輩回書填名銜申發既虧國體豈恤人言今來有禮生元介等見為代署事發逃避係開封府根究施行次臣欲望聖旨特賜指揮禮院今後但承准朝

廷定奪禮法等事不得更用空頭印紙並須知判官員公共商確親署議定文書臨時用印申發免紊亂章所是見今元介等公事亦乞嚴賜催促開封府早令勾追勘斷結絕下中書斷禮生等各贖銅放

奏狀乞差馬遵充發運使

臣伏聞許元奏請乞罷免江淮等路發運事緣元自授本司判官至副使已及二年東南大計每歲六百餘萬上供未嘗有一闕誤今朝廷如以元久次多病允其所

請即須又得有才幹直如元者俾代其任以臣愚見能繼元職任者莫如再用馬遵也遵亦自本司判官至副使歷三四年無不通曉六路漕輓利害事事辦集其心計才力不在元下今若使遵與王鼎恊力並濟則制置幹運號為得人况京畿輔近兵屯甚衆厫庾仰給率資東南萬一朝廷失於擇人則發運司紀綱一隳緊軍儲誤事至時雖復更張亦須更三二年整頓方得及舊伏望聖旨指揮如今許元罷免即就差馬遵充置發運使免

貽後悔

奏狀乞減省益州路民間科買十月

臣竊聞益州路奏報恐為蠻寇侵軼雖已有禦備然臣以愚見謂宜先寬民力使人心安和即無他虞也今具本路有科配民間不便等事畫一如後

一每年轉運司下益蜀等州科買官布每一匹只支與大錢三百至四百文其布實直每一匹計大錢八百至一貫文多是貼錢買納自慶歷以來每歲

又更增添買納萬數民間困乏不易

一每年轉運司准朝省指揮下邛蜀等州織買九壁大綾每匹支與絲并手工只共算計大錢二貫文上下彼人户每匹却用大錢六七貫文轉買納官累年亦是增添匹數科織民間大為騷擾

一每年轉運司於轄下州軍用人户合納苗米每七八斗折納官絹一匹每歲米賤每一㪷只直大錢二百至一百三四十文以下官絹每匹直大錢三

買以上州縣促限督責人户賤糶米貴買絹輸納
艱阻弊苦百端折納萬數益多民間轉見貧窘
右謹具如前臣昨知蜀州江原縣日備見民間科納之
際憂愁亡聊兼體問得寶元以前本無如此浩大數目
伏望陛下仁聖特賜矜恤下本路鈐轄轉運司共同體量
於折變科配買織疋帛萬數内減放一半以上庶幾寬
遠方之民
奏劄乞差填殿帥 十一月三日

臣伏見自來殿前馬步軍各有帥副共六員今殿前只許懷德馬軍惟范恪外又復兼管步軍其餘都指揮使虞候見差出四員夫禁衛士旅衆多全藉忠幹有心力帥副分頭部轄訓練精强以壯朝廷之威今來在京見闕四員伏望特賜指揮抽還供職或別選差填補所貴專各管勾軍政免致急闕誤事

奏劾論湯夏不合權開封府判官

臣伏覩已降勅差湯夏權開封府判官竊緣湯夏素無

士譽兼近患耳重浩穰之局須藉察獄聽訟以區別枉直況上件差遣乃是職司鎡基如將來遂除夏職司則外部州縣豈免受弊伏乞朝廷特賜指揮罷免仍別差清強官權開封府判官下理省府資序

奏狀論除吳充知高郵軍不當十一月四日

臣伏覩已降勑差鞠真卿知淮陽軍吳充知高郵軍然以真卿曾有奏請惟充外補名則不正竊聞朝廷以充近移牒禮院手分代署事情涉虛偽目為憸邪遂爾左

降伏緣自禮院有此用印紙代署公事以來臣即嘗論列雖禮生等量行贖罰蓋是未經勘劾所以真偽不分臣愚伏乞追索元初代署始末一宗公案差清强官置司根勘如充等顯屬誑枉即行黜降未晚若禮生等公然作過并乞依法條科決使罪狀明白衆所共知則至公之朝無濫罰之議

奏狀論薛向酬獎僥倖 十一月二十二日

臣竊聞近降勑差虞部員外郎薛向在京刻刷庫務開

雜物色送賣場出賣候了與賣場監官一例酬獎緣向
嘗以鄜州水災徵效朝廷推恩已令指射知州差遣候
二年即與陞陟實爲優異今未授差遣間若更理賣場
酬獎乃是重疊連併恩賞太為僥倖況見今朝行中多
有才幹不曾經陞陟之人未蒙差使似失均中臣欲乞
指揮所示薛向且依前降恩命外補其根括閒雜物差
遣特賜下三司別令舉差常朝官中有才幹未經陞陟
之人對替所貴賞典無偏或只乞改差逐部判官公共

管勾自可辦事下三司別差官替下薛向

奏狀乞寢罷石全彬陳乞入內副都知等事

臣伏覩已降勑命除石全彬授宮苑使利州觀察使仍與觀察留後請受寵數便蕃固已加等今又聞全彬未即祇受別更攀援體例妄行陳乞職任竊緣全彬自管勾溫成皇后葬禮以來朝廷重疊賜與不少今其事畢復乃僥轉官序豈宜畧不知足尚肆僥求中外聞之喧沸嗟駭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指揮石全彬且依前

勅處分所是今來别有陳乞入内副都知等事一切並

賜寢罷罷副都知

奏狀乞下淮南路應人户買撲酒坊課利許令只

納見錢十二月一日

臣竊見諸路州軍係官監酒場許人户認最高課額買撲

趂辦送納官錢於公大為利益者以其能减省官中米

麴物料并監專兵夫請受一切費用而得月入淨利錢

獨淮南一路買撲坊場最為浩瀚只自皇祐二年後本

路轉運司擘畫令酒坊人户將課利見錢變轉作米麥
每一㪷於市價上明減下三二十文科折赴遂州倉送
納其所定斛㪷價利既已大段虧損人户及乎輸納之
際不惟倍備脚乘例用加耗量入以此縻費幾及一倍
遂使近年真揚濠泗等州酒户破竭家産陪納官錢負
欠積壓須至閉罷不免官中却自開沽重成勞費此其
無他蓋向時漕司見一時之利而忘久長之計耳是則
前日所得者寡而今日所失者多矣臣愚欲乞朝廷特

降指揮下淮南路應人户所買撲官酒坊見今未曾閉罷者許令依舊將課利只納一色見錢入官所貴公私久遠利濟下淮南轉運司免折

奏狀論宰臣從人捶殺婦人乞下開封府勘鞫二十月九日

臣竊聞開封府昨有婦人一名被宰臣下導從人以他物擊損頭骨自宋門街傳送出曹門外係所由謝成等交割至護國院側致命身死已曾差官檢覆經今僅及

半年其本縣並不畫時追勘申解却只監勒地分耆壯出外迤邐尋究顯是有所顧避乃欲拖延歲月伏緣性命事重豈容京輦之下白日無故棰殺平人枉濫如此官方不為理雪深可痛憤伏望陛下特賜指揮下本府句追干連人送所司勘鞫庶幾究命有歸以召和氣　下開封府根究

奏狀乞罷孫惟忠充高陽關兵馬鈐轄　十二月十二日

臣伏聞差孫惟忠充高陽關路兵馬鈐轄仍轉使名竊

緣惟忠歷官以來過犯不少一次勒停一次編管一次衝替近自杭州都監又經體量降黜今來既得黄河都大提舉差遣未久何乃驟膺陞陟任用又即優改官資如此則是有過無功之人翻得不次酬賞通巧佞之路開僥倖之門外議紛紜皆以為惟忠要結權貴密行請託此風遂熾大為不可臣愚欲望陛下特賜指揮寢罷惟忠新授恩命亦沮惡勸善之一端也 詔只充都監差遣

奏劄乞止絕高齊等出入權要之門 十二月十三日

臣竊以司天臺之局其星辰變異氣候差殊歲時吉凶人事休咎居是職者無不盡知國家固宜慎密而防閑之也近聞高齊茁達等輩多於權要臣寮之門出入無節深屬不便臣欲乞朝廷特賜指揮檢會司天臺元初約束條貫嚴行止絶免致惑衆生事（下司天臺監常切覺察）

奏劄乞牽復陸經舊職

臣伏見大理寺丞陸經頃因鄉里借錢并與官員聚會等公事勘斷止得杖一百罪又已該赦釋放當時有勘

官王翼於事外上言誣搆遂貶經袁州十年江淮六次
恩赦子母萬里今始生還同時被謫之人例各仍舊職
任惟經未蒙牽復前後累有近臣奏雪惜其遺才昨聞
已降聖旨下審官院與除江南小處通判僅已涉歲本
院止今都未有闕食貧羇旅深可憫恤其人為性恬退
未嘗自陳臣若不言則至公之朝無由知此冤滯甚傷
和氣臣伏望聖慈特賜推恩牽復舊職或與江淮兩浙
路分一州郡合入差遣所以伸無辜勸自新也

奏狀論三路選差

臣竊見審官院係選河東河北陝西三路親民差遣其官員曾犯私罪杖以上公罪至徒者更不預選緣今京朝官中員數至多其間有偶曾犯上項公私罪縱後來能改過自新亦永不得預前路分任使或雖是鄉里必也無由得歸情有重輕法宜矜恕臣伏覩明堂赦書節文今後應係選差職任令主判官審擇人才參校履歷不得以公私輕過便隔選差如須合立定選格即仰本

院别行詳定聞奏乃是朝廷欲得任官之法寛不遺才
後來審官院却指定上項刑名比舊益增阻礙臣愚欲
乞所係三路選差去處京朝官曾犯私罪徒以上公罪
至流方許隔下只是於原降指揮内移换公私過内杖
徒二字為徒流字外别不衝改前後條貫伏望聖慈特
賜指揮施行

奏狀論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 十二月二十四日

臣竊聞宰臣陳執中本家捶撻女使迎兒致命身死開

封府見檢覆行遺道路喧騰羣議各異一云執中親行杖楚以至斃踣一云嬖妾阿張酷虐用他物毆殺臣謂二者有一於此執中不能無罪若女使本有過犯自當送官斷遣豈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體違朝廷之法立私門之威若女使果為阿張所殺自當擒付所司以正典刑豈宜不恤人言公為之庇夫正家而天下定前訓有之執中家不克正而又傷害無辜欲以此道居疑丞之任陛下倚之而望天下之治定是猶却行而求前

何可得也頃中晏殊嘗以笏擊從人齒落陛下不以殊
東宮之舊而輕天下之法故即時罷殊樞密院出知應
天府今執中連綿病告堅求乞骸進無忠勤退失家節
伏望陛下特賜宸斷允其所請罷免相位台鼎瞻望之
地宜擇有賢德宰相朝夕翊亮大政則陛下垂拱仰成
無焦勞之念矣臣不勝區區為國納忠之至

奏狀乞勘鞫潭州官員分買客人珠子十二月二十六日

臣竊聞昨有廣州姓戢客人一名至潭州身死隨行有

珠子約重五斤元計價錢三千餘貫却是知州任顓及本路轉運判官李章并潭州官員等只估作四百餘貫分買入已後來客人本家經三司陳論本司行遣追索到上件珠子訖所可駭者虧價違條買珠犯罪之人各已轉官移任即不委所司將此一件公事拖延一年如何至今尚未見根鞫結絕臣欲乞聖慈特賜指揮嚴切催促勘斷施行以警貪猥之吏下湖南提刑司差官取勘

奏狀乞罷周豫召試館職

臣竊聞召周豫試充館職緣豫素乏時才兼無士譽在
大名幕府日以阿諛昵狎結人之知故宰臣陳執中因
而舉奏夫朝廷待才用之地館閣是清要之局凢預選
者號為登瀛茍非其人則公議不許伏望陛下特賜宸
斷罷豫恩命以破邪僥之黨激知耻之風
奏狀乞差替齊廊勘劾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
至和二年
正月一日
臣伏聞已差太常少卿直史館齊廊勘宰臣陳執中家

杖殺女使本宅勾當人申報迎兒逃走病死不同等緣廓近患心臓不安至今尚未痊損推辨究獄須藉得人臣愚欲望聖慈特賜指揮於臺省或常參官中别選剛正强明有心力臣寮一員差替齊廓勘劾所貴得見人命歸著人情不偏改差張昇勘

奏疏論灾異乞擇相正月二十一日

臣伏見自去年五月以來妖星遍見僅及周稔至今光耀未退此谷永所謂馳騁驂步芒燄長短所歷姦犯其

為讁變甚可畏也又去冬連今春京東西路及陜右川
蜀諸郡旱暵不雨麥苗焦死民既艱食寇攘必興此京
房所謂欲德不用玆謂張厥灾荒其為灾沴復可懼也
迺來岠嵎山谷驚裂有聲他郡數處地亦震動此伯陽
所謂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盖土失其性其為
灾異益可駭也夫變調陰陽者三公之職天戒若曰陛
下左右輔弼當得忠賢剛正之人為之乃可以召至和
之氣消未萌之禍不然何以妖星讁變也旱暵灾沴也

地震祥異也三者咎應築明如是之著即臣愚伏望陛下謹天之戒應天以實取天下公議與天下瞻望之所謂賢人君子者陟之使居廟堂之上責以三公四輔之事業委注而仰成之若然則陰陽以和災異以消朝廷清明邊境畏服太平之風可翹足引領而待之也臣朝夕思慮載惟擇賢命相係國家休戚治亂之本伏望陛下慎重之然後發聖斷力行而不疑則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靈之幸臣無任竭節納忠待罪

屏營之至

奏狀乞一就推究陳執中家女使海棠非理致命

臣竊見近者宰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迎兒事見於嘉慶院勘劾次今又聞執中家有女使海棠一名亦是非理致命今月八日已係開封府差官檢覆本人身上箠決痕損不少道塗喧傳盡云因執中家嬖人阿張凌虐致死然則臧獲雖賤其如性命非輕當與辯明以伸究濫臣職在彈舉不敢循默以孤朝廷耳目之任伏望聖

慈特賜指揮下嘉慶院制勘所一就推究海棠身死不明公事亦所以示陛下明聖仁恕不欲使一物失所之意也天下幸甚

奏狀乞下陳執中發遣干連人

臣竊聞嘉慶院推勘公事勾追照證廝役等輩宰臣陳執中公然占據不即發遣緣詔獄之設朝廷所以示無私於中外今若不攝干連之人執証照據則法不得立事不得明究不得伸情不得盡若然則不獨曲撓國政

亦何以表至公於天下也臣愚欲伏望陛下特賜指揮

下陳執中凡制勘所勾追合要照証干連人等須得畫

時發遣應付責免淹延詔獄騰沸人言

奏狀乞正陳執中之罪

臣近累次彈奏陳執中家杖殺女使迎兒并海棠自縊

別有痕傷不明及家聲狼籍屢在假告占據奴隷違拒

詔獄等未蒙指揮施行今竊聞制勘院更不依條追攝

合要照証人便乃只據單詞隱忍而罷不顧公議但酧

私恩遂使衆口沸騰攸司舉駁且法者祖宗之所繼承朝廷之所遵守小足以律愆謬大足以摧姦邪用是以澄天下者久矣伏惟陛下以仁聖臨御不宜不慎惜之也今執中身為輔弼手持權衡很愎任情殺虐無罪始則得請制獄即差近臣終則黨占廝役遂爾中輟奈何執中以一身之私恃陛下之節貿陛下之寄屈祖宗繼承朝廷遵守之法可不念哉可不痛哉萬一此後權臣復有犯法者雖欲窮究推劾之設若引以為例則臨時

如何處置法不得立自今日始矣臣愚伏望陛下發乾剛出聖斷正執中之罪決中外之疑示天下之法不為柄用之臣所屈撓也至如執中不學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讐嫌隙排斥良善此等事則天下之所共聞陛下之所洞曉臣固不敢一一條奏慮煩宸聰臣孤危之迹待罪憲府不識權要之難犯不知刑戮之易招惟意乃心報陛下之恩一有補於朝廷雖死無悔臣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奏疏乞罷免陳執中 二月十二日

臣近累次彈奏宰臣陳執中興廢制獄乞正其罪嘗言執中不學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讐嫌隙排斥良善很愎任情家聲狼籍之事伏恐陛下猶以臣言為虛至今多日未賜省納臣若不槩舉一二明白條陳即是臣自為安全苟且之計既負陛下耳目澄察之任又得憲臺瘝官失職之罪致臣偷生惜死不忍為也臣嘗謂執中不學無術者輔弼之任須通古今寡識

少文則取誚中外至如去年春正以後制度禮法率多非宜蓋執中不知典故惟務阿諛熒惑宸聰敗壊國體又祖宗朝除翰林學士素有定制豈宜過多今執中既不師古又不詢訪博識之士惟愚暗自用遂除至七員此執中空疎宜罷免者一也臣嘗謂執中措置顛倒者朝廷差除動守規範執中賞罰在手率意卷舒至如劉湜自江寧府移知廣州最處烟瘴重難之地而湜被命遠行待制之職仍舊及向傳式自南京移知江寧府既

是優安近便之任乃轉傳式龍圖閣直學士又吴充鞠真卿摘發禮院禮生代署文字等事人吏則贖金免決吴充鞠真卿並降軍壘此執中繆戾宜罷免者二也臣甞謂執中引用邪佞者中外委寄當擇賢才館閣清官豈容憸巧而執中樹恩私黨不顧公議至如崔嶧非次除給事中移知鄭州鄭州尋罷而給事中不奪所以今來嶧治執中之獄依違中罷以酬私恩又執中甞寄嬖人於周豫之家而豫姦謟受知執中遂舉豫召試館職

此執中朋附宜罷免者三也臣嘗謂執中招延卜祝者
夫宰輔事業聖君倚毗宜為國家廣納賢善而執中之
門未嘗待一俊傑禮一才能所與器者苗達劉扑劉希
叟之徒所預坐者普元李寧程惟象之輩奈何處台鼎
之重測候災變窮占吉凶意將奚為衆所共駭此執中
頗僻宜罷免者四也臣嘗謂執中私讐嫌隙者攸司之
法天下公共執中輕重出已喜怒任權至如邵必知常
州日註誤決人徒刑既自舉覺復會赦宥又該去官遷

官執中素所惡必乃罷必開封府推官落館職降充邵武軍監當後來有汀州石民英勘人使臣犯贓杖背黥面配廣南牢城本家訴雪悉是虛枉却只降民英差遣以邵必比之民英則民英所犯絕重而斷罪遂輕邵必所犯絕輕而斷罪反重縉紳議論至此無不嗟憤扼腕此執中彞法宜罷免者五也臣嘗謂執中排斥良善者夫正人讜議邦家之光執中陰險中傷欲人杜口結舌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既得罪出知鄭州呂

景初輩隨又逐去有行行及我之語馮京疏言吳充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外黜充等尋押發出門又落馮京修起居注使朝廷有罪忠拒諫之名者由執中也士夫喧譁于今未息此執中嫉賢宜罷免者六也臣嘗謂執中很愎任情者夫仁澤之及昆蟲不遺自陛下仁聖臨御三十餘年常恐一物失所而執中人臣之家恣行虐害雖臧獲甚賤亦性命不輕如女使迎兒纔十三歲既累行捶撻從發人阿張之言窮冬裸體封縛手腕絕其

飲食幽囚扃鎖遂致斃踣又海棠一名因阿張打决逼脅遍身痕傷既而自縊身死後來又女使一名髠髮杖背自經不殊亦係開封府施行凡一月之内殘忍事發者三名前後幽宂閉固不少因而興獄尋自罷之厚顔復來無所畏憚三尺童子亦悉鄙誚此執中酷虐宜罷免者七也臣嘗謂執中家聲狼籍者夫正家刑國明哲所為非禮能言古今共恥執中帷薄醜穢門梱混淆放縱嬖人信任胥吏而又身貴室富藏鏹巨萬視姻族輩

如行路人雖甚貧窶不一毫賑恤縉紳語及共所赧㦖道途喧傳相與嗟嘆此執中鄙惡宜罷免者八也今執中有是可罷免八者奈何不識廉恥復欲居廟堂之上其意非他是欲恩所未恩讐所未讐上損仁明下快私忿而然爾方今天文謫見未退朝廷紀綱未立財用匱乏之官師衆多敵驕無厭河決未復兵伍冗惰民力疲敝當此之時正是陛下進賢退不肖之時也臣不勝大願願陛下留神為祖宗社稷計為率土生靈計正執中之

罪早賜降黜取中外公論天下之所謂賢而有徳業者陟在公台之位委以股肱心腹之寄同徳一體謨猷出納布號令宣風化俾四方元元洗耳拭目間見太平之政豈不善哉豈不盛哉臣非不知循黙顧避諛佞迎合者速致富貴危言犯顔干忤權要者立被投竄臣所念者為身計則狂為國計則忠不愧古人之所用心不辜陛下之所任使干冒旒冕甘俟誅戮臣無任待罪激切屏營之至詔郤必復職知髙郵軍呉充鞠真卿刁約吕景初馬遵召還馮京候修注有闗呉中復候

臺官闕
章復

奏劄乞省覽彈陳執中疏二月十三日

臣昨日拜疏條奏宰臣陳執中可罷免者八事臣待罪憲府不避誅竄者惟欲死節舉職論報主恩也伏以萬機至繁朝廷至重宗廟至大生靈至廣故輔相之任係國家休戚得其人則天下安不得其人則天下危矣伏望陛下留神注意將臣所彈奏封章省覽數四然後特賜聖旨指揮施行則中外幸甚臣無任懇迫屏營之至

奏狀乞禁斷李清等經社 二月十三日

臣竊聞近日京城中有遊惰不逞之輩百姓李清等私自結集至二三百人夜聚曉散以誦佛為名民間號曰經社此風既盛則惑衆生事如昔年金剛禪二會子之類伏乞聖旨指揮下開封府嚴行禁斷以杜絶妖妄 下開封府禁斷

奏狀論范鎮營捄陳執中 二月十六日

臣近累次彈奏乞正宰臣陳執中之罪未蒙施行風聞

同知諫院范鎮妄行陳奏營捄執中緣鎮始自常調不次遷陞小人朋邪不識恩出陛下但知牽由執中令乃惑敝聽斷肆為誣罔伏望陛下開日月之明判忠邪之路取内外之公議立朝廷之大法則天下幸甚

清獻集卷六

清獻集卷七

宋　趙抃　撰

奏議

奏狀論王拱辰等入國狂醉乞行黜降

臣風聞充契丹國信使副王拱辰宋選李珣王士全等昨至靴淀赴北朝筵會深夜狂醉喧酗無狀或執伴使之手或拍同人之肩或聯嘲詬之詩或肆市塵之語儕

侶驚怪道塗沸騰伏縁南北通和五十餘載修盟講好理宜得人在先朝時常所丁寧慎柬通來國家命使絶域因循率易或曲順顔面或俯從請禱或資序輪及或私恩推置至於中禁王言未出往往外人屈指預知欲使行者專對稱職莫可得也今拱辰等為君命之辱虧皇華之儀遂俾遠戎之邦有輕中國之意萬一覦我釁隙失其歡心則損體固多生事不細伏望陛下特賜宸斷以拱辰等罪戾嚴行黜降仍乞此後凡差入國洎館

接使副並委中書密院精加選擇有才識履行臣僚前去免誤朝廷事體中外幸甚

奏狀論王拱辰入國辱命乞行黜降

臣近彈奏王拱辰等入國奉使失禮辱命乞行降黜事今來宋選等已係斷遣外惟拱辰等横使迴來飾非妄語矯詐百端上惑宸聰苟免罪戾臣以為拱辰之罪尤不可恕者有三拱辰身為報聘之使未致君命日路由靴淀却赴北朝餞送選離筵坐位倒置賓主不分自取

京醞痛飲深夜遂致宋選王士全等歌舞失儀言詞猥褻蓋因拱辰首為其非此不可恕者一也拱辰赴會至醉既違宣卷吟詩乃有兩朝信使休辭醉皆得君王帶笑看之句語同俳優意涉譏刺此不可恕者二也又風聞拱辰到混同江赴筵日輒當彼主親彈胡琴送酒之禮不能再三避讓返自誇詫最為非儀此不可恕者三也臣竊見近年以來臣僚出使違禮得罪者如王琪遇疾狂亂余靖作蕃語詩劉沆閉門辭醉韓綜勸彼主酒而

陛下皆能以法黜之今若以拱辰等辱命之甚用王琪等事體較之則拱辰為重臣愚伏望陛下勿以拱辰為官尊而屈朝廷之大法失懲勸之深旨不然則而今而後復有入國臣僚辱命失禮姦纖巧詐甚於拱辰者不知朝廷如何處之旬日以來道塗洶洶人情不平願陛下特發宸斷正拱辰之罪嚴行黜降以合中外之公議幸甚幸甚

奏疏論兩府庇蓋王拱辰

臣近兩次彈奏乞正王拱辰充橫使辱命違禮之罪未蒙指揮施行中外沸騰無不扼腕切齒者蓋謂國家賞罰大柄不由陛下之所出不由朝廷之所守只由兩府愛惡喜怒上下輕重之要出者雖無罪即遂黜去要全者雖有元惡大過亦從而全之今來拱辰入國路經靴淀只著窄衣赴北朝餞宋選御筵以隨行京酒換去彼酒痛飲無算深夜喧酗坐位失序客主不分又席上聯句用唐朝楊妃木芍藥詩語詭浪信使致令彼國有王

萬年王見喜之號到混同江日輒當彼　主親彈胡琴送酒之禮及授北朝中書劄子僥求私書求本朝為救解謀身之計夫為人臣銜命出使外交敵國陰結權要詐偽百端以拱辰上項罪狀外議以為可誅而朝廷赦而不問者此兩府有臣僚愛拱辰而庇之也至如吳奎只是路中著窄衣見彼使以比拱辰著窄衣赴御筵則奎罪為輕拱辰罪為重又奎至彼庭不入班賀彼主加尊號此雖有過乃是不辱君命能守臣節為本朝光華之

事今若比拱辰當彼　主親彈胡琴送酒之禮乃是損體生事辱君之甚拱辰之罪大且私而邪也奎之罪微且公而正也今以奎上件罪狀外議以為可恕而朝廷既罰奎金又降奎知壽州者此兩府中有臣僚惡奎而逐之也故愛之者非理庇之惡之者非理逐之不恤人言不顧邦典天下聞之誰不扼腕誰不切齒扼腕切齒之不已臣恐非朝廷之福頃年韓綜勸彼主一盃酒尋得罪落職降知許州去年汎使來朝乃欲引綜例上皇帝

壽觴其時若非接引使楊察答以曾點綜事排之則勢不得拒前日拱辰當彼主親彈胡琴送酒之禮今後彼使來朝欲扳以為例如何拒之臣恐自此生事轉多損體愈甚率由拱辰辱命之罪大且私而邪也臣曉夕思之為之寒心伏願陛下以臣此疏宣中書密院臣僚先且詰問如何壓法蓋庇拱辰所犯因依然後特出宸斷正拱辰之罪而降黜之以快天下切齒扼腕者之心又得以為今後拒彼使扳例之語則中外幸甚

奏狀乞宣王拱辰語録付御史臺

臣近彈奏王拱辰入國辱命之事乞正其罪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中外人言日益喧沸皆謂朝廷用法偏黨有同罪異罰之過又況昨來宋選等所得罪犯並是拱辰為首其間又有甚者焉今竊聞拱辰使迴於隨行語録中增減矯飾詐偽不少與御史臺昨來所勘宋選等案節事狀不同上惑宸聰苟免誅責臣愚欲乞聖旨指揮下兩府將拱辰入國隨行語録并别録等一宗文字宣

付御史臺與昨來宋選等公案一處照驗比對便見拱辰灼然虛實事狀如果有誣罔之罪伏望聖斷早賜降黜指揮以示朝廷至公也

奏狀乞賑救流移之民

臣竊聞旬日以來大段有府界并河北京東路流移之民入京城乞丐或假途以過扶老攜幼纍纍滿街艱困餓殍深可傷憫伏望朝廷特賜指揮多方擘畫存恤賑救免致失所之後聚爲賊盜亦所以固邦本也下開封府救濟

奏狀乞不罪王起

臣伏覩中書劄子奉聖旨下御史臺根勘太常博士秘閣校理王起虛妄上言定州便會擲磚瓦等事見追禁鞫問次臣嘗聞太宗皇帝朝有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臣曰武程疎遠小臣不知宮閳中事內庭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時李昉奏武程妄陳狂瞽宜行黜削以懲之太宗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之罪今

起志在憂國用心無他若緣此獲譴臣恐中外臣僚人人緘默雖有機密急速大事誰敢復措一詞言路榛塞由此始矣伏望陛下上念太宗皇帝不罪言事者之誠恕起之罪以廣睿聽有益聖仁若然則堯採誹謗舜達聽明禹拜昌言漢詔不諱不獨稱美於前世矣臣無任懇禱激切屏營之至詔王起該御史決放

奏劄再乞罷免陳執中相位四月二十八日

臣昨自二月十三日以前累上章疏乞正宰臣陳執中

之罪又條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伏蒙陛下省納開寤宣付政府施行執中退處私第不赴朝請前後兩月雖兩次大宴幷乾元聖節亦免上壽赴會外議以為陛下體貌大臣雖執中罪惡彰著不即降黜是欲使全而退之故臣不敢再三論列懼成喋喋煩黷宸聽也此月二十二日執中遽然趨朝再入中書供職如舊中外驚駭未測聖情臣雖至愚不能無惑臣固不知陛下以臣向來之言為是耶為非耶復不知陛下以執中之罪為有

耶為無耶陛下若以臣言為是而以執中為有罪即乞陛下早正朝廷之法而罷免相位以從天下之公議今陛下若以臣言為非而以執中為無罪亦乞陛下正朝廷之法而竄臣遠方宣布中外以誡後來臣孤危樸忠不識忌諱伏望陛下將臣前來累上章疏再賜觀覽則臣之言是與非執中之罪有與無豈逃聖斷也臣無任昧死待罪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論久旱乞行雩祀 四月三十日

臣竊見自去冬今春夏以來京東河北連接畿甸不雨既久麥苗焦死物價涌貴秋田復無所望流民餓殍充滿道路亢旱已甚疫癘漸興人心彷徨憂畏不寧臣愚伏望陛下憫兹元元特賜聖旨下有司依古雩祀之法并天地宗廟社稷五嶽四瀆分命臣僚精加祈禱下修人事上應天心庶幾早降雨澤變沴氣為和風則天下幸甚

奏狀乞浙郡 五月八日

臣本以疎愚誤蒙甄采耳目之任圖力報於主恩肝膽
盡披覬死輸於臣節不敢避權豪之盛不敢逃刑戮之
來每念忠言之深曷虞狂態之發然而蒭菲之下不足
取芻蕘之賤不足収於憲署之風無所增於朝廷之政
無所益且鉗口結舌豈臣一日之忍為而尸禄素餐在
臣終身之可愧不慕君子之易退實妨賢者之後來伏
惟陛下天符至仁日不私照恕臣不職之罪察臣無他
之心假之一麾俾去二浙以適山野之性以便松楸之

私下塞人言上荷君惠干冒旒冕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待罪屏營之至

奏狀乞移司勘結三司人吏犯贓五月十日

臣竊聞三司副使李參發擿手分等贓落條貫枉法取受容人財物支出官錢不少見係府司勘鞫伏緣方今財用匱乏日益不易三司掌天下利柄人吏公然作過上下蒙昧隱盜官物其因事發覺者百無一二若不盡情窮究何由革去欺弊今來獄事未畢李參又係差出

其餘三司官員多有干礙務欲小了則勘司誰肯執守

臣愚伏望陛下特賜指揮將上件公事移司別行根勘

或乞專委開封府一面依公推鞫結絶所貴姦贓得情

法不屈撓移送開封府重勘

奏狀乞取問王拱辰進納贓珠五月十二日

臣昨彈奏潭州官員違條虧價分買身死客人戢舜中

真珠不公事件蒙下湖南提刑司行遣今竊知係差郴

州通判成文基取勘結案申奏全然鹵莽不圖除勘到

鈐轄宋定運判李章知益陽縣左振分買外有走馬藍
惟永監稅趙寅判官黄宋卿即未見歸著今來外議皆
以為潭州官員買珠子自李章等人人各只分得十二
三兩以下因甚獨有左振一名買及三十四兩却不見
知州任顓元買數目必慮任顓從初只作左振名目收
買今來事發之後左振為任顓有舉辟之恩便乃一面
承認又湖南勘司並不根究元初潭州低估真珠價例
情弊況戢子喬陳狀父舜中元於廣州用錢一千餘貫

買到上件珠子只自廣至潭又入京師其價已須兩倍其潭州只估作四百二十餘貫俱是當職官員分買若果是珠價不虧官司因何並無本處公人百姓買得一星一兩顯見大段虧損官錢事理明白今湖南勘司略不申明重行估贓定罪便即依違結絶兼聞去年十月中於潭州先取到官員名下所買真珠四十三兩並皆圓熟奇好況有罪之人未經勘斷即不知三司使王拱辰便將上件珠子非次牒送入内供奉廖浩然進呈御

前留住上玷聖主恭儉之德遂致今來湖南勘司一向希旨中罷又無元珠估贓定罪此固無他蓋拱辰因藍惟永是入内都知之子李章是宰臣陳執中之壻結託權要棄公徇私陰為貪猥之地以紊朝廷之法誣罔公事中外嗟駭臣愚欲乞陛下嚴降聖旨指揮取問拱辰何故將未經勘斷罪人贓珠先次進納情由因依然後自朝中別選差清强臣僚置院勘劾潭州官員買珠的實緣由案狀計贓議罪雖經赦宥乞不原免或乞出

自宸斷特賜酌情貶黜施行以戒天下黷貨之人以勸天下潔身之士如此則廉夫勉而貪夫懼也送審刑院

奏狀乞檢會前狀乞浙郡五月十五日

臣近嘗浼黷天威陳乞外任差遣至今多日未聞俞旨朝夕俟命如履冰谷載念臣品迹疎遠姿性蠢愚若夫盡忠立朝則雖死可也必令喋口廢職則厚顏安乎進非宜退得宜實公議之見迫舍無益就有益乃臣分之當然臣備員憲臺僅及周稔狂瞽之説屢干宸聽言不

切至不能感寤上意識不通敏不能裨補聖時不能退一姦諛之人不能進一賢善之士問臣之職則號為臺官責臣事業則於朝廷無毫髮之益尸禄蒙恥日甚一日雖陛下至仁大度不即正臣之罪逐臣於遠方以謝天下而臣施何面目尚復茍容以見中外士大夫哉若陛下允臣所請賜臣一郡則臣雖至愚尚得勉勵駑緩使千里安堵遠俗不失其所臣之區區不敢自謂無益於朝廷也臣詳思之陛下用臣於風憲之無益不若俾

臣外補為有益也較然矣伏惟陛下堯舜其心恕臣罪戾欲望檢會臣前狀乞兩浙一知州差遣早賜聖旨指揮臣亦得以省先墓聚孤遺死生幸甚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乞早賜浙郡指揮五月二十一日

臣素無特才誤中臺選徒尸廩祿何益朝廷煩言已多公議弗許兩陳奏牘期得遠邪蓋出私識固非飾詐重念臣松楸感愴久去於越故鄉兄弟孤遺尚寄居於他

族未蒙允請深不遑寧伏望陛下體臣窮厄察臣懇迫使犬馬之微不失所則乾坤之惠何敢忘臣所乞兩浙一知州任使早賜聖旨指揮干浼天聽臣無任俟命恐懼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引詔書再論陳執中五月二十八日

臣伏覩近降詔書有尸言責者或失於至當之語臣以為自朝廷至舉天下自輔相至百執事孰為忠義孰為姦邪孰為賢正孰為欺詐陛下念堯舜知人之難欲別

白眞偽而進退之莫若取中外之公議欲聞中外之公議莫若信風憲之直言故德音丁寧遽然下詔令御史臺陛下耳目之司當是職者既能言之又不失其當則陛下固宜聽之不疑斷之不惑聽斷之必行焉雖朝廷至舉天下雖輔相至百執事其忠義其姦邪其賢正其欺詐無所逃遁莫不悉知之矣知忠義賢正既進任之知姦邪欺詐既退黜之夫如是則天子尊而天下安矣伏惟聖宋基業僅百年祖宗繼承使綱紀不破壞者有

禮法而已扶樹禮法而不破壞者有宰相而已今宰臣陳執中居廟堂之上自去年春正以來處置大事違越典故先意希旨動是乖繆身為大臣既破朝廷之禮而私門之内信縱嬖人般虐無罪陳乞置獄復自廢之情涉誣罔託疾歸第不赴大宴不赴聖節上壽一旦昂然復入中書殊無廉恥不卹人言身為大臣而又壞朝廷之法宰相既破禮又壞法御史不言之不可也御史之言既無不當陛下不斷之不可也臣昨二月中已曽疏

奏執中可罷免者八事臣自省臣之言無不當也陛下前日之詔謂言之失當者固已勅戒之矣若言之無不當者願陛下聽之於不疑斷之於不惑其朋附執中之人救解熒惑之偏説不足信也臣愚伏望早賜宸斷正執中之罪復朝廷之禮法振中外之紀綱念祖宗繼承之艱難廣社稷百年之基業天子得以尊天下得以安亦以示詔書之出不徒然也臣無任懇切屏營之至

奏狀乞早罷免陳執中 六月一日

臣竊以宰相之任賞罰之柄出乎其手能禍人能福人當世庸常之人既懼禍又邀福多附會而迎承之宰相有罪惡彰露跡狀狼籍諫官不論列御史不抨彈天子不得聞下情不得通積日持久天下之勢危矣昨以宰臣陳執中很愎昏暗詆誣欺罔破壞禮法侮弄朝廷臣職忝御史以身許國極口論列累章抨彈不敢阿容執中而上負陛下者誠恐陛下不得聞執中之罪而外庭庸常之人又多附會迎承之者如此積日持久使天下

之勢危則臣之為罪雖伏斧鑕不足償其黙黙也伏望

陛下納忠藎讜直之言闢姦佞熒惑之説特賜早發宸

斷正執中之罪而罷免之則聖德愈隆公議大協慶流

宗社福蒙生民臣無任懇迫激切之至

奏狀乞勿令歐陽修等去職 六月三日

臣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為之

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闕失可以裨益有

大急難可以謀議有大禮法可以質正竊見近日以來

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奈何自剪除羽翼臣未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為之寒心如呂榛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援榛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

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諫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失既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雖大聖人得居尊安寧者蓋在朝多賢哲之士而致之然也臣愚伏望陛下鑑古於今勿使修等去職留為羽翼以自輔助則中外幸甚臣無任懇切納忠之至詔修黠各令依舊供職

奏狀論皇親非次轉官六月八日

臣等伏覩近日皇親非次建節移鎮遷官增祿幾二十

人道塗喧傳不測恩命之所自出臣愚伏望陛下稽考祖宗故事杜絶僥倖之路特賜聖㫖裁損無令外議有宗室濫賞之名亦詩所謂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義也詔令止皇親

奏狀乞奪免王拱辰宣徽使六月十七日

臣伏以宣徽使舊是前兩府或見任節度使有勲勞者所除之職近侍之臣未嘗輕授又況無功有罪如王拱辰者乎拱辰前知并州姑息兵士民心不安與僚屬褻

狎復僥求恩命又近充外使多言生事醉酒作詩違禮
辱命充三司使舉豪民贓吏附結中宮進納罪人未斷
真珠庇蓋司屬枉法重罪纖邪巧進人人盡知風憲累
曾抨彈中外日望廢黜朝廷奈何不責其無功不正其
有罪忽然平除使額何以激勸縉紳伏自近日陛下獨
奮宸斷差除臣僚外議無不稱頌聖政之美惟是拱辰
一名拜宣徽使判并州但有口者皆云未當臣愚伏望
睿旨特賜指揮奪免拱辰新命別與一散郡差遣俾退

而思過則公論大協

奏劄乞早賜奪免王拱辰宣徽使六月二十一日

臣近彈奏王拱辰授宣徽使判并州不當未蒙指揮施行夫名器假人則重朝廷之過賞罰不中則輕人主之權拱辰之為人天下知其姦佞昔嘗託走馬内臣僥求霞帔之命因親情薛氏乞内降住京恩澤舊掌計司以舉豪民鄭旭得罪被黜前任并帥與僚屬猥褻無狀代還自去年授尚書左丞充三司使至今纔及八九月未

閫尺寸勞效乃有無限愆過其間迹狀尤著者入國一事大辱君命中路赴餞宋選筵會醉中吟乖惡詩篇既當彼主彈胡琴送酒之禮又有兄弟傳位之語乃云用間夷狄飾非矯詐無所不至至於計會廖皓然進納未斷死客真珠庇蓋三司人吏丘岳枉法重罪舉犯贓張可久監萬盈倉人言已喧不自引咎避職却將三司合舉官監當去處盡厎乞送審官差除今外議以為拱辰之罪狼籍如此朝廷固宜奪去左丞之官降出不齒以

戒勵中外奈何復除宣徽使再判幷州道塗喧譁天下驚怪臣愚復謂無情公議是是非非只如前日陛下獨斷命相并差除近臣自縉紳至流俗頌詠陛下仁明剛健之德其聲朝出大庭夕满四海蓋以為至公至當只是拱辰一命即大以為不然前所謂無情公議是是非非不得不取以為信也伏望陛下勿聽左右熒惑排解之說早賜聖旨奪免拱辰宣徽使仍别與一差遣使羣言稍息則聖政益新也臣無任納忠待罪之至

奏狀再乞追還王拱辰宣徽使新命六月二十五日

臣近累次彈奏王拱辰乞正其罪幷寢奪恩命却聞改判永興軍仍舊宣徽使中外喧喧莫不憤嘆緣拱辰先所臨涖未嘗立微功凡所趨向惟是作顯過貪官急進不識廉恥朋附權要昵狎小人天下知拱辰姦邪可誅而朝廷用之不衰天下指拱辰罪戾為可廢而朝廷擢之不次賞罰如此顛倒善惡何由激勸又况宣徽使自祖宗朝班在參知政事樞密副使之上至道中方命次

其下乃只置兩員皆以有勲德名臣充之惟近年張堯佐用内戚恩幸以授亦曽先作節度使葢初奪而後與清論猶或非之今拱辰非勲非戚加之過惡彰灼外議薄之而又甚於堯佐矣拱辰不復堅讓遂欲攘竊以去既重拱辰之罪朝廷不復奪免遂開僥倖之路又彰朝廷之失授受之際二俱不可臣愚伏望陛下特賜英斷追還拱辰宣徽使新命無使人言不息上累聰明臣無任懇迫激切之至

奏狀再乞追寢王拱辰宣徽使新命七月二日

臣等官忝御史當得言之地覩朝廷有大除拜倒置失次前後彈奏未蒙允從臣等若因而默默寘朝廷於闕失則辜負陛下任使之意宜得失職之罪今是以不避斧鑕而三涜黷宸聰也夫賞善刑惡國家之重權陟明黜幽人主之大柄如王拱辰凢百趨向莫非姦邪自外庭使迴罪狀居首吳奎輩例皆貶降惟拱辰不動如山外議以為陛下至公必不庇拱辰而執政臣僚極力庇

之拱辰惡不被刑幽不被黜人心悒悒至今未平奈何紛紛之際忽除宣徽使判并州臺諫極言非宜朝廷止爲易地宣徽使名仍舊拱辰不避羞恥而當之陰竊營求冒急辭謝章疏論列不已政府視之如無外議皆以爲陛下至公必不私拱辰而執政臣僚極力私之拱辰無善授賞不明而陟萬口一語皆云不當縁宣徽使職名太重非曾任兩府有勲績者不宜輕付何况拱辰轉尚書左丞充三司使纔及半年無勞效有罪惡輒敢當

此繆恩乎破祖宗之例不可一也損朝廷之體不可二也開僥倖之路不可三也拱辰授一宣徽使犯三不可陛下何惜不追奪拱辰之職而使國家之重權人主之大柄下為執政臣僚所竊弄也臣等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斷早賜指揮追寢拱辰所授宣徽使新命中外幸甚

奏狀乞罷內臣閻士良帶御器械 七月三日

臣等竊聞內臣閻士良已得指揮帶御器械伏覩前年中郭申錫上言內臣舊制須經邊任五年又帶御器械

五年仍限五十歲以上及歷任無贓私罪方預選充押班尋聞陛下聽納中外傳播以為得宜蓋欲得老成謹畏無過之人在陛下左右聞之密院常令執守施行今來詔墨未乾已聞除士良帶御器械竊以御帶職名將來多是承例敘遷押班須是自御帶之任便須選老成謹畏無過之人況士良為性狡黠自來與中外大臣交相結託久在河北張皇事勢天下具知及歷任曾有贓罪至徒今來密院殊無執守首紊著令所有士良新命

乞賜寢罷別擇善良以懲勸陛下左右之人詔罷士良帶御器械

奏狀再乞追奪王拱辰宣徽使七月四日

臣等近以王拱辰拜宣徽使判幷州又移判永興軍累次具狀彈奏乞落宣徽使別與一職名未蒙施行竊以宣徽使兩府之任也非有殊勲安得除拜臣等不敢遠引體例只以富弼言之弼自樞密副使出知藩郡盤桓數任行將十年歷資政殿學士轉大學士又遷觀文殿學士方授宣徽使判幷州如弼之宣力又出自樞密府

恩命遲回尚是如此今拱辰適是有罪之人朝廷未加黜責而非次驟進實害公議又拱辰昨入外境醉酒吟詩賓主褻狎豈不為彼人之笑今之還都翻有此命傳諸隣國將謂我朝大臣悉如拱辰者適足取外國之輕伏望陛下惜朝廷賞善罰惡之體塞臣下纖邪僥倖之路特發聖意斷於無疑追拱辰宣𡻕之名則中外幸甚

詔王拱辰降授端明殿學士兼侍講知永興軍

奏狀乞寢罷酬奬監修開先殿官員 七月二十六日

臣伏見頃歲創造開先殿當時勾當官員使臣例與遷轉資序頗爲僥倖曾未十載即又摧損豈惟國用虚費抑見官賞之濫今來再行修葺畢工竊聞監修之官復欲希求陞進朝廷豈宜不顧前失苟爲曲從捨罪推恩獎事滋長臣愚伏望聖旨指揮但係今來監修之人所乞酬奬恩例一切特賜寢罷或乞量行賜與錢帛之屬亦足示優寵以補微效也

奏狀乞寢罷内臣修築汴堤八月一日

臣竊聞有内臣擘畫奏請於在京汴河兩畔增築堤岸大段髙闊以防決溢之患見下三司相度并係開封府縣東西排岸入作濠寨等司檢計施行次近日自有此行遣以來沿汴兩邊居民户口非常驚動騷擾日夕洶洶其貧者則曰宫中果有必行之命奪民之地毁民之屋則我輩離散狼狽父子夫婦不能相保矣其富者則公行賄賂百方請囑吏緣為姦無所不至夫河防為害須順其情性在聖朝時嵗嵗開濬就深通行後數十年

泥滓漲淤官司因循以役民為重困監轄僥倖以省工

得恩澤今汴河之底比於疇昔已厚數丈而汴河之堤

累年不起今却視道衢其堤高下已與民居簷廡相等

矣復更欲如何增築之耶以臣愚見莫若向去每年開

淘不輟使水性就下汴底深濬則灼然無横流之虞京

師溝渠積滯因而便可流布通泄設若不順水性暫圖

苟安其築愈高其勢愈危既非國家經久之利又有居

民重遷之嗟伏望陛下宸斷早賜聖旨指揮直行寢罷

無使相度官吏尚持兩端猶豫之說而干繫司局得以誅求計會為名下以安民心上以固邦體也特罷堤岸

奏狀乞罷蕭汝礪詳議官八月三日

臣等竊見秘書丞蕭汝礪近舉充審刑院詳議官竊緣汝礪前來充大理寺詳斷官纔轉京官後即請假歸吉州僅及一年回來並不折除在假月日却便換作檢法官今來審刑詳議官蘇寀滿闕係三月中合舉官充替本院遲留直俟汝礪轉朝官并大理寺將欲滿任至七

月中方乃奏舉替蘇寀員闕僥倖之甚公論喧然兼汝礪本家日近營起樓閣多畜妓樂延接權要子弟昨自今春以來外議即云詳議官蘇寀之闕本院不别舉人必須候汝礪升朝洎檢法年滿方行奏薦今既果如所料即汝礪請求結託之跡愈更明白臣等伏望朝廷指揮罷汝礪詳議官之命令本院别行公舉以塞浮競奬倖之路詔汝礪依前通判徽州

奏狀乞令供奉官周永正認姓追奪官資八月二十一日

臣等近准樞密院劄子指揮下臺追奪周永正爭義男公事臣等已酌詳情狀係周永正年五歲時有親伯許榮及引領人李謙等抱覔與周美為義男收養分明乞行改正永正本姓并追奪官資家財申奏去訖臣等今再詳案內事件元係周永清進狀乞情願分家財一半與永正既永正明是義男其永清豈肯更與貲産蓋永清被永正兇横攪擾聚首不得以至并自已義男悉皆首露酌其本意豈是情願但永清不獲已而言也又永

正一次走入妻兄入内供奉官任克明骨肉車子内被
克明陳論據此永正乃是入内都知任守忠之壻今來
官司勘斷各有顏情遂使開封府斷永正之罪正作義
男從凡人踰濫之科所有官資家財又却如親子之法
並不追奪始終乖異豈公家一定之制又周美以義男
為親男奏官自是欺罔朝廷妄冒條貫今來彰敗被奏
之人豈有不行奪削之理又永正於周美有自小鞠養
之恩作子奏薦累授官資周美既亡未知所生以父成

服而乃脱去縗經著抨金衣服賣父靈前金帶去倡家
踰濫諸雜使用傷教害義禮法不容及兇惡很暴累作
過犯雖朝廷指揮將從竄貶猶未塞責今令歸認本姓
已是寛假伏乞陛下聖慈早賜宸斷庶使物情為允公
論稍平　詔追奪周永正出身歷任文字除名

奏狀乞定奪李熈輔該與不該牽復

臣等伏見度支郎中李熈輔頃任利州路轉運使日非
理挾情擿發知巴州楊佐不當降知商州到商州又据

拾知洛南縣席汝言不實等罪又監司體量奏熈甫情
理巨蠹乞不原赦奉聖旨差官充替熈輔到闕赴審官
院本院已榜示合入監當差遣近知熈輔進狀却更理
會未充替以前酧奬事件今來竊聞得揞揮與堂除知
州差遣況熈輔為性很愎累任有過朝廷已行充替到
京踰年未授監當間一旦無故便即直與牽復況堂除
名目已是一重恩例復更與知州差遣以此外議不允
今欲乞揞揮將熈輔元犯充替一宗文字送有司依公

定奪該與不該牽復當與 知州任使以示公朝賞罰黜陟之不濫也詔李熈輔與本處知州

奏狀乞寢罷李克忠充國信副使九月十一日

臣等伏聞已差内殿崇班閤門祇候李克忠充正旦北朝國信副使外議皆謂克忠前後轉官差遣累由内降本無才幹惟冀僥倖今其出使疆外深恐敗事如向時王士全華之比則玷辱君命悔不可追況今彼 主新立人情未安専對之臣愈宜精選無使更往生事貽朝廷

憂臣等伏望聖斷指揮寢罷克忠入國之命別賜改差了事武臣一員前去充使仍乞聖旨丁寧今後所差北使並須選擇上以副天聖元年之著令下以協中外之公議

詔李克忠罷入國之命

奏狀乞改差青鄆二州安撫使六月二十八日

臣聞吉之先見聖人所以知幾預備不虞治世圖而無悔朝廷之設外禦帥府之控重兵不惟用政術以安吾民抑亦修武事以制他寇苟曰稱職則一方何憂或非

得人則為國生事伏見京東路青鄆二州知州各帶安撫使其地控山並海兵民一有失所易為作過近年悉差兩制及前兩府臣僚以鎮撫之今曹佾知青州李端懿知鄆州素匪勲舊俱縁戚里威名未著勢力且輕萬一屬郡有不測事宜則人心動揺何所倚頼兼亦曽有臺官上言謂其不便臣欲乞聖旨特賜檢會改差青鄆二州安撫使選有才謀經任使兩制以上臣僚充之以安京東人心亦先見預備之一端也

奏劄乞立定規除宣徽使并節度使 九月二十八日

臣伏見近年朝廷非次除節度使宣徽使頗為煩數竊以二者使額在唐季則付與容易屬聖朝則授與艱難職任絕優事權實重臣僚設非勲舊名器安可輕假謂宜任重賞格得以關防倖門須有定規庶裨至治臣愚欲乞指揮今後宣徽并節度使內文臣須是曾歷中書樞密院任用加之德望為人推服武臣曾經邊鄙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元額只是兩員至如使相

之任體貌尤重更當慎惜豈宜輕議嘗聞太祖皇帝朝
命曹彬收復江南功成凱還雖賜與則多終不授彬使
相臣以為此等官職平時無故等閒除授臣僚亦以等
閒得之不以為貴四方向去萬一有緩急事宜必有賢
智豪偉之人為陛下制變禦侮立功立事當此之際朝
廷行爵賞恩賚之議則以何官職處之久遠之制須令
日思之重之惜之不可不慎也伏望陛下特賜聖旨以
臣所請付兩府議定執守施行上以遵祖宗之法下以

重爵位之賞則中外幸甚詔令後兩府執守施行

奏狀乞釋傅卞罪十月十日

臣伏見國子博士傅卞近因所乘馬驚逸衝冒禁衛係憲臺勘鞫法寺議讞次竊緣卞經明行修士譽推服今其所犯衆知詿誤書曰眚災肆赦易曰赦過宥罪此皆聖賢用忠恕之道以為凡人孽非自作以過誤而獲累者則赦之而勿疑伏惟陛下至仁至聖堯舜其心凡百用刑必原情實臣愚欲乞聖旨指揮明卞之誤釋卞之

罪中恩屈法則涵容廣大之德日益隆盛也詔傅卞罰銅八斤理為公罪

奏狀論王德用男納馬慶長馬十月十六日

臣等竊見西京左藏庫副使馬慶長自知寧州得替又授知德順軍竊緣德順軍廣有職田已為優便今來又差充接伴副使重疊僥倖風聞本人曾納馬二匹與樞密使王德用男咸融得此差遣中外竊議憤憤不平方今朝廷清明聖上求治德用樞府大臣首亂大法政以

賄成刑平無私乞寘常憲

奏狀論俞希孟別與差遣

臣等伏聞再除俞希孟充言事御史竊緣希孟早自入臺以來論事私邪動多迎合今畧舉一二事衆所共聞者以言之前年中以國朝故事内臣不得遷至刺史以上官資王守忠意望節旄知物議未允既為前後省都知又欲請節度使俸給漸開其端以圖節鉞是時諫官韓絳力言不可家居待罪欲望朝廷聽從希孟不顧國

家紀綱不思朝廷大體輙敢上言稱恩命已行仍乞後人不得為例忘祖宗之久制取官者之歡心又中書劄子下御史臺同刑法寺衆定百官行馬失序事同時聚議皆云臣子起居辭見對君父失儀尚蒙矜恕不作遺闕豈為偶近兩府行馬趨朝既已贖銅又作過犯希孟承望大臣風旨不顧君臣輕重之分不肯同署奉狀而乃獨入文字乞理為過犯此皆憸邪迹狀明白兼後來因全臺上殿奏事陛下親發德音面責希孟不踰兩月

自言事臺官除爲開封府判官中外喜快咸謂朝廷公
明忠邪判別今卻自府判除充言事臺官士人相顧失
望將謂朝廷故用此私邪之人況本人資性已定不改
前非陰巧蔽欺熒惑朝聽所損不細況國家置御史臺
蓋欲執法司直肅正天下必得端亮公正之士同心協
力維持綱紀以重朝廷又陛下精擇輔相以求至治必
在澄清中外動協衆心豈宜風憲之司雜用姦邪之輩
又言事御史舊雖二員自來多是止除一員或亦全闕

今來毋湜雖入諫院見有馬遵一員未至闕事所有希孟伏乞聖旨指揮別與一差遣除禮部員外郎荆湖兩漕

奏狀乞替馬慶長接伴副使速正典刑十月十七日

臣等已具狀彈奏王德用男咸融納馬慶長馬二匹遂差慶長知德順軍係廣有職田之處未赴任間又差慶長充接伴副使有此不公事狀至今未蒙施行竊緣近差李克忠充入國副使不當臣等亦嘗抨奏係樞密院尋已差替今慶長依舊接伴道塗喧沸以為至公之朝

屈法容姦未正其罪今若且令慶長接伴動經百日方還則是使用賂彰敗有罪之人從容往回得以逗遛持久以緩其事因而苟免則何以激勸中外臣僚臣等伏乞特賜指揮以慶長等罪狀速正典刑所有接伴副使早賜差人替換前去

奏狀乞檢會牽復方龜年官資（十一月八日）

臣伏以法者天下之平一不平則無以示人至公也竊見方龜年前知江寧府江寧縣日因公事得罪奪殿中

丞一官勒停凡六七年累經赦宥近以叙用始復初等職官再授大理評事常制既已失中人情終是未平如近年趙植程初各縁罪犯追太常博士停任該赦叙理俱復殿中丞以龜年較之事似一體而推恩頓殊龜年在場屋時一日十賦登科後嘗撰邊策陣圖累有大臣舉奏稱其事業可采偶縁譴累本非贓私遂此沉抑深足矜憫伏望聖旨指揮檢會趙植程初等特賜牽復龜年一合入官資亦以示用法之平也

奏狀乞罷免王德用 十一月十一日

臣竊見樞密使王德用貪墨為性老而無厭凡所差除多涉私徇加之羸病拜起艱難雖朝廷用包荒之恩而樞府豈養疾之地方今北地 多事來使旁午非久悉到見德用尩怯如此不惟示中朝委任之弱亦自取外夷指目之輕損國威靈無甚於是兼德用男咸融納馬慶長馬二匹道塗日益喧傳事連差除顯見情弊朝廷尚未窮劾邦典豈宜寬弛伏望陛下特賜聖旨先且罷免德

用重任出自宸斷慎選賢正有德望臣僚充樞密使俾中外取重四夷畏威然後正咸融慶長等之罪示法行不私也

清獻集卷七